



# 朋友圈的生命回响

□刘云霞

自从有了微信，“朋友圈”里变得热闹起来，点赞、留言、默默关注……在网上互动交流的一个个圈友，犹如春风里的一片片青葱苗圃，彼此不附属也不粘连，各自生长，各自闪着油绿绿的光。

我们能感受得到彼此的存在，但大多是在静默地关注，远远地表达真诚鼓励与祝福。即便是龇牙大笑或者在大声质疑，也只是一种兀立尊重的礼节。就这样持续了数月数年，我们或许早已忘记了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是一定知道什么时候戛然而止。

有一个极爱生活、非常幽默的尊长，偶尔在我的打油诗下步韵一首的前辈，突然就不在了。他的朋友圈停止在2022年2月22日。那天，他发了5条信息；前一天，他发了22条信息。有转发的，有独创的，内容无一例外都是生动活泼的生活，再附上三个龇牙咧嘴的表情以示开心。在2月22日以后，他的朋友圈永远沉寂了。

还有一位作家朋友，他的朋友圈停在2020年2月16日。我想起他，就想起和他以及几位朋友一起在中山古镇采风的那个有趣的周末。对了，当年给我们带路的、有中山古镇“活的行走的文化符号”之称的刘栋林大哥也不在了。他一路走一路滔滔不绝地讲述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鲜活的素材。后来，才有了我的作品——《独具魅力的荣庐庄园》《神秘的枣子坪庄

园》怡然问世。

戛然而止的生命不会再更新，但他们在朋友圈的喜怒哀乐却没有消逝。点开他们的头像，再进入他们的朋友圈，就能明白一条条信息、一个个表情，要传达什么样的喜怒哀乐。再次读到这些信息，心中黯然：“这样鲜活的生命，咋就说不在了就不在了！”

也有例外。去年国庆假日的一天，点开手机里的朋友圈视频号，一个熟悉的头像亮起来——是他，热爱公益也热爱文学的建国兄的头像。“怎么可能？他已经走了半年多了，人死不能复生！”我调整呼吸，感觉到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仿佛在屏幕的另一端，有一个近在咫尺的声音在说：“嗨，你好！”

接着，我想起了他远离凡尘的最后几年，有那么两三次，我们聚在一起聊创作、聊文学。那时，生机盎然的乡间竹林，三月的风穿行其间，潺潺流动的小溪水、清晨叶尖上晶莹剔透的露珠清澈、干净、醇厚。如今，难忘的旧时光已遥不可及。我知道他走了，为此，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字来悼念。我猜想，重新点亮头像的，应该是他那个深情的爱人。每逢佳节倍思亲，一定是她在用他的微信刷屏，以此来纪念他。

同样的深情，还有一位同行朋友（网名“蓝茵”）的女儿。她因病离世两三年了。她仙逝后，女儿偶尔会在她朋友圈分享一些小故事，有时写下一些思念文字，有时上传一些生活照片，以此来表达对妈妈的思念和爱。朋友圈成了妈妈留下的精神遗产。偶尔，我也会像当年与她妈妈互动一样，给她留言、鼓励她、拥抱她。2022年9月5日深夜，她登录“蓝茵”的微信，发了一个圈：“妈妈，女儿想你了。拿起你的手机，更让我觉得你没有离开，只是我看不见你，找不到你而已。只是，我更想念你了。妈妈。”

凌晨醒来，我刷屏看到，含泪给她写下留言：“你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人。我与她相识于1993年，那是在梁家小学，我们是同一个年级的同事。我们共事一年。那时你还小，我去你家里喝过茶。过好你的生活，是妈妈最希望看到的、你想念她的方

式。”

我虽然认识她的妈妈，也见过儿时的她，但却不认识成年后的她，真是难以置信！能为一个深陷思念中的人做这些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想来，她由我的关注想到妈妈，她因我的理解和宽慰更好地生活，也是一样的温暖吧。

她思念妈妈的微信朋友圈，停留在2024年5月13日。上面是一张配图，蓝茵手捧鲜花，笑意盈盈。下面是一段饱含深情的文字：“感谢上帝让这么美丽善良，热爱生活，不服输又心有大爱的你做我的妈妈。每每想你的时候，就是经历‘沉下去的信心’的时候，像小种子撕裂着被扩张又完全被土壤撑住一样。那一瞬里，有最深的绝望和对黑暗再无所惧的自由。亲爱的妈妈，谢谢你对我充满热情、满有灵气的陪伴，预备我遇见真爱、找到了真光；谢谢你，用你的一生赠与我的一切。妈妈，平安！”

字字蘸泪，字字情深。我当然知道，那是她对妈妈不可抑制的思念。

我牵挂着她。期待着能看到她朋友圈更新，又希望她不要总是沉浸在对妈妈的思念中，毕竟生活总要向前。我不认识现在的她，但我像爱她妈妈一样爱她。

爱有痕，爱永恒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能懂的诗

### 一所理想的房子(外一首)

□袁鸾

我理想中的房子  
不必靠近大海  
也无须占据高山  
半山腰位置最为妥帖

修房子必须地势平整  
视野尽可能开阔  
屋旁边便是梦寐的森林  
林中有淙淙溪水

屋子不用比城市繁华  
鸡鸭允许自由出行  
不奢求有风花雪月  
只图这里年年春暖花开

### 陌生的城市

一个人去陌生城市  
别臆想什么美丽邂逅  
也不要心怀鬼胎去打听  
关于一座城市的隐私

在这里，码头是别人的  
有名的街道也是别人的  
唯有风景原封不动摆在那里  
让你随便看

无论你是惊喜抑或无奈  
都将成为过去  
不久你就会回到原地  
继续你方言里的日子  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# 独行录

□高峰

#### 其一

风过，便轻敛行迹  
雨斜，便倚壁藏声  
惊雷乍起时  
掩一耳喧嚣，独对山河晨昏

世路多歧，浊浪暗生  
肩头沉落的，是无声岁华  
欲将浮生细细安放  
指尖暖意，终不敌人间薄凉

#### 其二

行至半生，方知  
自身才是遮雨的檐  
无伞可依时  
便以脊骨为撑，撑起一方天  
长路漫漫，亦一步一履向前

#### 其三

将未尽之憾，散入长风  
把不屈之韧，根植于心  
人间种种崎岖与不易  
终被独行的足迹  
酿成岁月深处，清冽而绵长的诗  
（作者系重庆市诗词学会会员）

### 书讯

### 《凤富花鸟写生集》出版

在西南大学建校120周年之际，89岁高龄的著名花鸟画家、西南大学美院退休教授方凤富，将自己跨越半个世纪，到大江南北采风写生的第一手原始画作集结出版，资料极为珍贵。这套三卷本写生集共有作品310幅，花香异彩，鸟语欢歌，可供业余爱好者参考学习。（静思）

## 城里那片蛙声

□郭凤英

当初，我选择如今居住的小区，是因为外面有一条景观河。这条河由小沟经过精心打造而成，两岸花草树木众多，水榭亭台，叠水石林，景观带非常漂亮。我习惯晚饭后在河边散步，一边听有声小说，一边赏身边的美景。这样的生活很是惬意。

我也常站在窗前眺望这条河流，看春花秋月，赏夏晖冬雪，常说“我目之所及的景观河及两岸，都是我家不用费时费力打理的花园”之类的话，得意于当初的明智买了这个小区的房子。楼下有大平台的人家，都精心打理起了楼顶花园，我家比他们高一层，正好观景，因此常给楼下邻居道声“辛苦”。每当眼睛疲惫而推窗即见美景时，我窃喜自己又享了一回“懒惰”的福，庆幸自己免去了打理花园的辛劳。

几年居住下来，似乎已习以为常了。然而，每到春天的夜里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时，总会想起辛弃疾的词：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七八个星天外，两三点雨山前。旧时茅店社

林边，路转溪桥忽见。”这首词是辛弃疾中年时被贬官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。贬官闲居江西的辛弃疾，看似过着闲散的退隐生活，实际上他的内心一直处于痛苦之中。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辛弃疾在某一个夜里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思、所想，像是普通的春夜情怀，但“惊鹊”“鸣蝉”“蛙声”这些在静夜里的声音，难道不是他对无法施展抱负的呐喊吗？

当年，辛弃疾观了这景，有了丰富的思考和期盼，但因心中郁结着报国无门的遗恨，终究是没能释怀，也没能真正享受这种静夜的安宁之美。

而我却有幸生活在今天的盛世中国，有安宁的生活环境，有充足的写作时间，最主要的是，有享受生活的美好心情，因此在城市里“听取蛙声一片”时，更多的是回忆在乡村生活的往事。那些在月下追逐嬉戏、提着网兜抓小蝌蚪、背着背篋割猪草的点点滴滴，像是很遥远的事情，也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。

有时候，散步时看到孩子们在抓小蝌蚪，我也顽皮忍不住会蹲下跟他们一起抓，有意识地让自己来一次“缩骨功”，骗人骗己地觉得自己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。那些在河水里快速游走并不那么容易被人抓住的蝌蚪们，像是从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的课本里走出来的，童年的快乐就在黄昏的余晖里尽情散发，浸润进了每一块景观石，挂上了每一棵景观树。

然而，今日不同往日，当“别抓多了，带几个回去放瓶里就行”的声音骤然响起，我瞬间回神。我的童年时代，孩子们是可以随便抓小蝌蚪来玩的。但是今天，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强到超乎想象，这是学校教育的结果：抓几个小蝌蚪是为了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和逐

渐长大的过程，了解“蝌蚪变成青蛙”的生物知识。玩乐完之后，是要将蝌蚪们放回大自然，让它们自由地生长。

或许，辛弃疾终其一生，也没有过“抓小蝌蚪找乐子”的经历，也没有认真观察小蝌蚪变成青蛙的童年时光。他生活在那个国家被敌人欺凌的时代，生活颠沛流离，为官难展抱负的人生历程，虽然造就了他一世英名与绝世才华，但缺失了幸福生活的遗憾。最终，是生活在今天的孩子们替他圆了梦。

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是临水而居，因为有水，才能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。人类文明从兴起那天起，无论大都市还是小城镇，都是靠着河流（溪流）水资源赖以生存的。有水，这个地方就有了灵气，就有了生命之源。有水，就有草、有花、有树，就有惊鹊、鸣蝉、蛙声，就有我们在城市里也能触摸和感知的乡土气息，也就能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深深地、稳稳地站在大地上。

景观河是城市发展中的一道亮丽风景，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结合点。不过，再美的风景，若没有鸟鸣、蛙声这样大自然的美妙声音，都将是死寂一片。鸟、蛙是大自然的精灵，也是人类的朋友和知己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